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雅量類

太宗釋張春 天聰辛未，大兵圍大凌河城，生擒明監軍道張春等。春見太宗，不跪，太宗引弓怖之，禮烈親王諫曰：「彼不懼死，射之何為？」乃舍之。春終不失節，以壽終。

世祖許恩養明太子

李自成既去燕西走，攝政王多爾袞命吳三桂與英親王阿濟格合軍追擊，而已則以明太子手救，賺之入都。

時太子已自三桂軍中逸出，匿故內官楊玉外舍。越數明，見京師大局稍定，玉乃為太子易服，送之故嘉定伯周奎府中。奎，烈后父，太子外大父也。奎姪鐸引太子入見故長平公主，兄妹相對泣。奎具酒食以獻，舉家行君臣禮。薄暮，太子哭別而去。數日復至，公主贈以錦袍。後又至，奎留宿，教太子自詭姓劉，為書生，以免禍及，否則即向官府究論。太子不從，奎遂以聞。捕下三法司，刑部主事錢鳳覽勘問，傳訊內侍舊臣，花園內監常進節、指揮官李時蔭僉言此真太子，故司禮王德化亦謂為真。觀者數千，皆應聲呼真太子。

及廷勘，太子言宮中事甚悉，再召故錦衣官嘗侍衛東宮者□人證之，□人同聲對曰：「真也。」獨故貴妃袁氏及故晉王執以為非是，遂下太子，玉，進節，時蔭，德化及錦衣官□人於獄，鳳覽上疏力爭曰：「前太子，危地也，何所覬覦而假之？」於是鳳覽亦被逮下獄。時京師商民皆具疏請釋故太子。又有宛平楊時茂者上疏，請將時茂身肉剝為泥，骨磔成粉，以贖故太子。順天府民人楊博等亦疏請留故太子以奉明祀。疏上，悉留中。而故太子已先一夜絞殺於獄中，鳳覽暨玉等□五人翌日同棄市，時順治甲申□二月辛巳日也。仍令內院傳諭中外，有以真明太子來告者，太子必加恩養，來告之人亦於優賞。

世祖褒卹凌忠介

凌忠介公義渠為明末□九忠臣之一，順治間歸骨故邱，祖諭知府吳綺護之行，且命為卜葬。褒卹遺忠之典，自世祖開之，不以其效忠勝國而惡之也。

世祖命歌萬古愁曲

明歸震川之孫玄恭所著《萬古愁》一曲，沈鬱瑰瓌，悲壯淋漓，其中實含有民族主義。當時流傳極廣，至達大內。世祖方入關，欲禁之，後不果，乃命樂工歌之以侑食焉。

世祖不罪尤侗

尤悔庵舍人侗惑於女色，構消渴疾，經年不瘳。聖祖時為皇太子，命內豎饋藥餌焉。尤作啟謝之曰：「臣風月膏肓，煙花痼疾，同馬卿之消渴，比盧子之幽憂。忽啟文魚，如逢扁鵲。贈之芍藥，投我木瓜。紫蘇與白芷同香，黃菊共紅花相映。猥云小草，錫以上方。月宮桂杵，竊是姮娥；台洞桃花，採從仙女。一杯池水，堪資丈室之譚；半匕神樓，頓醒驚天之夢。肺俯銘篆，羊叔子豈有聾人；耳目發皇，楚太子無勞謝客。謹啟。」聖祖得書，見「贈之芍藥」及「月宮」「台洞」等句，以為大不敬，言於世祖，將加罪焉。世祖笑曰：「文人之文，興到筆隨，豈能有所顧忌！尤侗乃勝國遺逸，殺之不祥。」聖祖默然。

徐竹逸與弟獨守敵廬

世祖初定鼎時，兵戈四起，人皆裹糧避山谷間。徐竹逸與弟竹虛獨守敵廬，晝則力田，夜不廢讀，儼如太平之世。其避兵他處者，率多受警歸，竹逸語弟曰：「吉凶悔吝生乎動，於今益信。」

顧亭林謂鼠勉我

顧亭林居家恆服布衣，附身者無寸縷之絲。當著《音學五書》時，《詩本音》卷二稿再為鼠嚙，再為謄錄，略無愠色。有勸其翻瓦倒壁一盡其類者，顧曰：「鼠嚙我稿，實勉我也。不然，好好擱置，焉能五易其稿耶？」

丁菊園與牧豎同臥起

仁和丁菊園儀部澎初至靖安，卜築東岡，躬自飯牛，與收豎同臥起。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，手《周易》一卷，吟誦自若。

丁菊園賜吏鵝炙

丁菊園居法曹，詩名滿京師，吏人嘗竊其牘以易鵝炙。灶下養思染指，不獲，訟於庭，菊園自出其所食鵝炙以賜之。

毛爾旋怨佃人

遂安毛爾旋之履絕意仕進，惟日課其子際可為文。家有薄田，督收秋租，佃人以稗溼者充數，置不問。或詰之，乃惻然曰：「若輩方田作苦，尚不能奉父母飽妻孥，吾姑譬之鼠雀耗耳。」比至歲禾熟，頗不能自給，弗顧也。

聖祖優容大臣

聖祖厚待臣下，如明珠雖貪擅，念其壽畫削平三藩之功，終未置之極典。徐乾學昆仲與高士奇比昵，時有「九天供賦歸東海，萬國金珠獻淡人」之謠，上知之，惟奪其官而已。嘗論近臣曰：「諸臣為秀才，皆徒步布素，一朝得位，使高軒駟馬，八駟擁護，皆何所來，可細究乎？」

聖祖寬容陳名夏

國初於明臣之歸款者，率仍還其本職，保全始終。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，屢貸其死，乃猶語同僚寧完我曰：「若望天下太平，除非依我兩事。」寧問何事，名夏推帽摩其首曰：「留髮，復衣冠，天下即太平矣。」寧以其語上聞，聖祖頷之，然惟治名夏以抹刪論旨、作奸犯科諸款，於前兩語置不問也。

計甫草觀江濤澎湃

吳江計甫草自海陵歸里，渡揚子江，會大風雨雪，舟不得發，同行者皆垂首歎惋。計坐舵樓下，手王阮亭詩讀之，至論鄭少谷絕句，哭失聲。既乃大喜，拭涕起，坐雪中，觀江濤澎湃，吟嘯自樂。

董蒼水渡湖賦詩

華亭董蒼水孝廉俞有鹿角山之游，渡洞庭湖，風大作，波翻浪湧，上流覆舟，蔽湖而下，僮僕震懼無人色。董坦然危坐，賦二詩，投之湖，竟無恙，且以數小時而行三百餘里。

諸駿男渡江賦詩

錢塘諸駿男，名九鼎，嘗與仁和姜真源侍御匯思聯舟渡揚子江，過金山時，風大作，舟直觸郭璞墓石。姜意諸必大惶怖，而諸方吟嘯自若，作《過金山》詩。

黃大宗扣舷吟嘯

山陽黃大宗，名之翰，游楚，嘗月夜破浪江行，為戍卒所追，扣舷吟嘯，神思自若。

王水雲掀髯渡江

餘杭王水雲大令舟瑤，舊與錢塘茅子鴻兆儒偕渡揚子江，時風濤洶湧，王掀髯稱快，曰：「吾胸中鬱勃之氣，對此稍舒。」茅亦為之放膽。

高念東繫驢而臥

蒙陰高念東，名珩，少年登第，筮仕館閣，屢膺簡命，出入中外三□餘年。家殷陽，每風日晴和，輒自跨一驢出，遇嘉石濃蔭，即繫驢而臥，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。

王匡廬不留枝贅

新城王匡廬，名與敕，生平不恆為詩，每遇林皋清曠，襟抱悠然，輒復有作。諸子或請編錄，王曰：「吾寫懷送抱，如絃之有音，所懷既往，則絃停音寂，何庸留此枝贅為耶！」

徐野君與村人周旋

徐野君性坦易，不與人忤，每遇能文章者，與言文章；曉音律者，與言音筆；善琴弈、丹青諸藝者，與言琴奕丹青諸藝。暇輒獨行村落，山顛水涯，所遇村人如樵翁、漁叟、牧童，亦與周旋，終日無倦色。

沈康臣儒冠見大猾

國初兵亂，有大猾招集流亡，擾浙東西。猾與山陰沈康臣比部夙有郤，懸賞購沈急。沈夷然不顧，被儒衣冠往見，曰：「某來矣。殺一書生，何購為！」猾奇之，大笑，留之飲，旋釋令歸家。

周櫟園在獄賦詩

祥符周櫟園，名亮工，被讒，詣詔獄。嘗於雪夜靜坐，念獄事正急，鐵衣人周羅戶外，乃與黃山、吳冠五共為詩，漏下數刻不止。又曾對臥薄板上，已解衣臥，忽聯句成，兩人擁敗絮，從口吻中溼不律，露臂爭書薄板，躍起，短燭撲滅，一笑而止。又一日，堂下健卒矜立，銀鑰纍纍，呼疊聲如沸，手拳【音鞏，兩手同械也。】據地，顧伍伯，乞紙筆作《送客游大梁》詩三絕句，投筆起，對簿。詩語皆驚人。

周赤之飲酒自若

周櫟園在獄時，幾死，獄且成。其父赤之家金陵，客為之憂，赤之曰：「吾今固甚念之，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吾子，吾子又類我，於理不死，行當雪耳。且義命有在，吾即日夜憂之，豈能遂脫吾子？」卒與客飲酒自若。已而事果得雪，竟如其言。

鄒程村舉酒自慰

鄒程村為晉陵甲族，豪於貲。會有蜚語中之者，一日，散萬金立盡，四顧壁立，舉酒自慰，曰：「田園無存，幸賓客尚在耳。」

朱子殷歌呼笑傲

嘉善朱子殷，名格，家貧甚，雖瓶無宿春，歌呼笑傲，不改其樂。宋既庭嘗語人曰：「子殷積學辯才，今日之樓君卿也。」

陳際叔掩舊棺

陳際叔廷會拮据葬父，而發穴得舊棺，亟掩之，曰：「冥漠君不安，即親靈不妥也。」仍厚禮葬師而遣之。

李鄭生見緋衣而不動

修湖李鄭生考廉夢蘭嘗游學白鹿洞，數年不歸，獨居攻苦。夜半孤燈，忽見緋衣滿室，不之動，吟誦自如。

徐羽儀不畏虎

徐羽儀嘗讀書杭州西湖之靈鷲山，夜涉北高峰望月，有虎怒嘯，山谷震動。或勸之避，徐笑曰：「虎雖猛獸，焉能齧人！人惟畏虎，虎故齧之。」意氣自若。

王輔臣遣妾散財

康熙甲寅五月，王輔臣反於陝西，然非輔臣本意。方部眾之謀為變也，輔臣以死自誓曰：「寧殺我，無負朝廷。」言之至再。迨變局成，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。

平涼之兵既殺經略莫洛，陝西督撫以反狀聞。聖祖亟召輔臣之子繼楨入內，曰：「汝父反矣。」繼楨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上以陝撫疏示之，繼楨戰慄不能言。上曰：「無恐。朕知故父忠貞，決不及此，此由經略不善調御，汝父為平涼兵所脅，不得不從耳。汝宜亟往宣朕命，汝父無罪，殺經略，罪在眾人。汝父宜竭力約束徒眾，破賊立功，朕赦眾罪，不食言也。」繼楨乃賈救，星夜歸平涼。時輔臣尚在秦州，平涼居守諸將見繼楨歸，歡呼曰：「大總爺至矣。」擁之入城，奉為總兵，設官分守焉。繼楨亦不復顧。而輔臣之反勢成，且既殺莫洛，思疾取西安，慮張勇躡其後，躊躇審顧，退保平涼，而大兵已四集矣。

輔臣初在大同，城破日，有髮妻自縊而死。後貴，復置妻妾七。平涼被圍時。顧七人而歎曰：「死大同者，今無其人矣。」七人聞之，同時皆自縊死。輔臣出戰雖屢勝，而孤城坐困不支。經略圖海招之降，與之鑽刀設誓，保無他。輔臣出降，隨圖海轉戰有功。事平，上撤圖海還，並召輔臣。鞍馬已具，行有日矣，乃出其後妻。蓋自七人縊後，輔臣復娶一女。至是，忽與反目，決欲出之，召其父來，與訣而密語之曰：「領汝女亟離此遠嫁，我出汝女，所以保全之也。」

輔臣隨命司計者取庫銀分之，各一封，多以百計，少或數兩，悉標識之。所餘二萬金，置庫中，封以印條，更錄簿記銀數及諸雜物，曰：「吾為提督久，豈無餘貲，令人動疑，累後人也。」取舊帳冊悉火之。召諸將卒、僕役等至前曰：「汝等隨我久，東西南北奔走，犯霜露，冒矢石，亦良苦。今我與汝等辭，汝等宜遠去。」各以銀一封與之，曰：「可持此，願歸田者亟歸，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，但勿言向隨我也。」眾皆哭，揮之行，曰：「速去！我事不至累汝等，從此訣矣。」既乃命酒獨酌，高歌酣醉，視盛魚銀碗在案，重二餘兩，沈吟曰：「此物當與誰？」適有童子捧茶至，顧曰：「汝在此幾年？曾娶妻否？」童曰：「未娶也。」遽命取石槌碗令扁，以授童，曰：「與汝，可歸娶一妻，勿更來。」

輔臣至是乃復酣飲高歌，互二三日，問門下尚有幾人，則惟數人在矣。召之來，共坐，呼酒歡飲，至夜半，泣謂之曰：「我起行伍，受朝廷厚恩，富貴已極。前迫於眾人，為不義事，又不成。今雖反正，然朝廷蓄怒已深，豈能恕我！大丈夫與其駢首僇於市曹，何如自死！然刀死、繩死、藥死，跡不可掩，則將遺累經略，還累督撫，遺累汝等。我已籌之熟矣，待我極醉，繫我手足，以紙蒙我面，冷水噴之立死，與病死無異，汝等當以暴死告。」眾哭止之。怒，欲自刎，不得已從之。天明，以厥死聞，時丙辰四月也。

聖祖於臺灣事不降諭旨

康熙庚申、辛酉間，臺灣蠢動，閩省警報到日，聖祖方率諸皇子習射於暢春園，諭令該部知道而已。旋報全臺失陷，仍如前諭。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，聖祖不答。射畢回宮，始召諸皇子諭之曰：「閩省距京數千里，臺灣復隔重洋，平日用督撫提鎮，原為地方有事而設，伊等自能就近籌辦。若降諭旨，豈能悉合海外情形。不遵則違旨，遵則誤事。」未幾，全臺收復矣。

聖祖保全施琅

福建提督靖海侯施琅陛見，聖祖曰：「爾前為內大臣有三年，當時頗有以爾為閩人而經爾者，惟朕深知爾，待爾甚厚。其後三逆反叛，虐我赤子，旋經次第平定。惟有海寇游魂，潛踞臺灣，尚為閩害，欲除此寇，非爾不可。爰斷自朕衷，特加擢用，果能竭力盡心，不負任使。舉六十年難平之寇，殄滅無餘，誠爾之功也。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，朕亦頗聞之。今爾來京，又有言當留爾弗遣者。朕思寇亂之際，尚用爾勿疑，況天下已平，疑爾勿遣耶？今命爾復任。自此宜益加敬慎，以保功名。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終，皆由未能敬慎之故，爾其勉之。更須和輯兵民，使地方安靜，以副朕愛兵息民並保全功臣至意。」琅奏曰：「臣年力已衰，封疆重大，恐精神不堪。」聖祖曰：「為將尚智不尚力，朕用爾以智耳，豈在手足之力哉！」

聖祖宥杜詔

海寧查慎行與杜紫綸太史詔友善，聖祖嘗賜杜御書一幅，為程明道《春日偶成》詩，查戲題一截曰：「天子揮毫不值錢，紫綸新詔賜綾箋。千家詩句從頭寫，雲淡風輕近午天。」詩成未寄，錄之日記簿，杜不知也。後查罹罪，籍沒其家，日記簿進呈御覽。杜聞，大驚。聖祖謂此事與杜無關，不之罪。初，杜賈御書而返，建樓供奉，額曰「雲川」，集御書中語也。復自號雲川居士以誌恩寵。

湯文正移居旁舍

康熙時，睢陽湯文正公斌奉旨簡授江蘇巡撫，其赴任時，布衣牛車，從一老蒼頭。中途遇一少年官，衣冠華麗，騎從紛紜，或先之，或後之，時而觸其輿蓋。從人輒怒聲呵斥，湯不較，避之路隅。無何，抵逆旅，湯已入上屋，少年官後至，從者叱店主令相讓，店主以已有人對。從者曰：「不問誰何，必移讓。某縣太爺至，詎容他客佔此！」店主婉商於湯，湯即移入旁舍焉。

王永吉不使魏敏果避道

京朝官之途遇也，秩卑者或勒馬候過，或讓道旁行，顯貴則昂然前行而已。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在臺垣時，一日，與吏部尚書王永吉途遇，魏當引避，王堅請魏先行。翌日，使族人語魏曰：「吾每過其門，門可羅雀，其清操可想，吾甚敬之。若避道，則吾心何安，後勿復爾。」

李文定平氣

合肥李文定公天馥廉靜寬和，尤慎刑辟。每預廷議，務持平。同官或厲辭色，笑語之曰：「君何至是！凡事，平其氣而可也。吾初亦爾，後既熟，漸平也。」文定官至武英殿大學士，其在官以簡易為主，威福歸之於朝，毀譽不出諸口，宰物應機，悉以虛心處之，不以己與也。

聖祖宥三揆

理密親王既廢，聖祖命王大臣保立東宮。時允禩黨羽布中外，王鴻緒後至，手書八字以視眾，眾遂共保廉親王為儲君。聖祖震怒，問首謀之人，眾莫敢對。以太傅馬齊銜名居首，擬大辟，因謂眾曰：「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之人，為天下共主。」蓋謂世宗也。眾莫測上意。太倉相國王綬年七旬餘矣，自念受恩深，當言天下第一事，又以祖文肅公錫爵於明以建儲事受惡名，遂於康熙丁酉五月密奏建儲事，疏留中。是年冬，又有上言建儲者，上不悅，並發採疏命內閣議處。忌揆者引馬齊故事，欲陷揆以死。揆止宮門外，不敢入，聖祖顧左右，問王揆何在，首輔李光地奏揆待罪宮門。聖祖曰：「王揆言甚是，但不宜命御史同奏，蹈前明惡習。汝等票擬處分太重，可速召其來。」揆聞命，趨入，免冠謝。上坐乾清宮，手招令前，耳語良久，人不能知。

後五年，辛丑正月，揆復疏前事，語尤激切。三月三日，又有御史柴謙等三人亦上疏如揆言。聖祖震怒，召諸王大臣，降旨責揆植黨希恩，並令覆奏，舉朝失色。揆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，以唾濡墨奏之，略謂「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，而晚年立儲猶豫，其時名臣如范鎮、包拯等皆交章切諫。臣愚信古太篤，妄思效法古人，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為此奏」。奏上，待罪五日，詔謂王揆應謫戍軍臺，姑念年老免行，著其子王奕清隨諸御史代父往。明年元旦，諸大臣上壽，無揆名，聖祖發還筭子，命列揆名以進，隨賜宴太和殿。宴畢，再召見東暖閣，賜坐，命起原官，視事如初。

陳恪勤神色迥然

陳恪勤公鵬年守江寧，為總督阿山所齮，將入獄，神色迥然，自忖未了事曰：「杜茶村未葬，某僧求書未與，布衣王安節缺為面別。」從容料量，承鑣而行，其鎮定如此。

陳宦蹟所至，嘗表東海孝婦廟，建狄梁公祠，立陸績廉石，復劉黃後人租徭。在蘇，昇鬱林石於郡學，游焦山，遣人泅水出《瘞鶴銘》，為亭覆之。

柴虎臣予偷兒以錢

仁和柴虎臣，名紹炳，家居，嘗有偷兒夜入其室，覺其為鄰人也，默不言。拊撫及衣被，徐曰：「獨不能留此為吾禦寒邪？」偷兒驚而止。遂勸其改行，檢枕畔百錢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予之，令持出，其人嗚咽去。

徐文敬令群兒呼字

錢塘徐文敬公潮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，時徒步里巷，兒童見之，群相指曰：「徐潮來矣。」文敬問群兒曰：「汝等何以識吾為徐潮也？」兒曰：「聞人以此呼公，故知之。」乃曰：「潮，我名也，未可呼。我字青來，自後汝等可呼我為青來耳。」

世宗待理密親王

世宗居藩邸時，人情物理即已通澈，郡國利弊如指諸掌。時理密親王已正儲位，世宗事之最敬。而王先受宵小言，待之甚薄。及被罪，聖祖縛置空廬，禁人入見。世宗親持湯羹以進，守者遏之，世宗曰：「吾惟知昆弟之情，不知利害也。」聖祖聞而善之。

世宗准明裔襲封

雍正癸卯，世宗於聖祖書笥中檢出未發諭旨一道，以明太祖崛起布衣，統一方夏，經文緯武，漢、唐、宋諸君之所未能及，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，欲大廓成例，訪求支派一人，量授官職，以奉春秋陳薦，仍令世襲。甲辰，遂封朱之璉為一等侯，入漢軍正白旗。

鄂文端讀書達旦

鄂文端公爾泰嘗閱兵雜容，會日暮，大雨，從者失道，供給不繼。獨危坐草室中，讀書達旦，無愠色。

陳木齋以正艙讓入

江右陳木齋侍郎守創居官清介，雍正某年，以誣誤罷倉場侍郎，居京師數載，幾不能舉火。庚戌冬，蒙恩放歸，及登舟，則有一商人在焉。商所出買錢略多於陳，陳遂以正艙讓之，而自與一僕居頭艙。時陳行李蕭然，商意頗輕之，亦不問為誰也。至淮上，總河嵇筠遣人以名刺致意，商猶茫然。未幾，淮安守以腰輿往迎，始大駭，知為陳，旋匿去。然陳自以所出錢少，宜讓以正艙，不介意也。

高宗命補載史可法書

高宗嘗閱《睿忠王傳》，以致明史忠正公可法書未載回札，因命將內閣庫中所存原稿檢以補載。法時帆謂睿王之書乃李舒章受捉刀。雯，江蘇人，順治初曾宮內閣中書舍人。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。二人皆當時文章巨手，故致書察時明理，答書義正辭嚴，不惟頡頏一時，洵足並傳千古也。

高宗優容鄂忠烈國柱

高宗雖厭滿人之沿襲漢俗，然遇宿儒耆學，亦優容之。鄂忠烈公容安不諳滿語，上原加任使，未嘗因一眚廢棄。國太僕柱校射禁庭，褰衣大冠，侍衛有望之而笑者，上曰：「汝莫姍笑，彼儒士能持弓校射，不忘舊俗，殊可嘉也。」

阿文成岳岳鍾琪

阿文成公桂從征金川時，曾被大將軍岳靈勤公鍾琪參劾獲咎。其後文成總督雲貴，襄勤適任雲南提督，心常惴惴。文成偶詠詩示之云：「鳴鏑一聲山響答，長空飛鳥漫相疑。」襄勤始釋然。

阿文成道歉於李榮吉

阿文成奉命堵青龍岡工，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，大工所深忌，宜緩之，得實而後進，以防陡螫。文成斥其撓眾，急趣之。既合龍，文武皆賀，惟榮吉不至。召之，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：「為榮吉謝公相，壩實未固，榮吉不敢賀。」乃督土料追壓。閱兩日，竟不守。文成中夜聞壩螫，馳至，榮吉已掛纜落水。文成令曰：「能生之者，官擢二等，兵吏賞千金。」未幾，昇榮吉至，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，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，良久始甦。乃道歉忱，尋即自劾，而薦榮吉。

阿文成馬逸不愁

阿文成有上賜馬，一日，脫疆去，圍人入告。方觀書，曰：「覓之。」既獲，復命，徐曰：「好。」讀書如故，不怒也。

梁文恪犯而不校

會稽梁文恪公國治，乾隆戊辰狀元，入直南書房，累任學使，後以粵東事免，尋被簡為湖南巡撫。嘗出巡，州縣具供張，家丁

索賄不遂，故阻膳脯以激之使怒。枵腹終日，初無怨容，亦不知為奴所給也。及入樞垣，和坤以其懦弱，有意揶揄之，至用佩刀為薙其髮，以為笑樂，亦不與校。

朱石君賴盃水解圍

大興朱文正公珪與兄竹君學士筠對弈，家人以茶至，誤觸文正衣，盡溼。文正起，顧學士笑曰：「幾為兄敗矣，賴此盃水解圍耳。」

王西莊怨酒人

嘉定王西莊閣學鳴盛，乾隆甲戌榜眼，官至內閣學士。尋丁內艱歸，遂不出，家居三□年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，乘醉罵其門，閤人不能忍，力止之。次日，無賴子酒醒，其母挈之登堂請罪，笑謝之曰：「昨汝酒醉，我固不怪，惟以後若醉而罵他人，恐獲咎耳。」無賴子惶恐而歸，戒酒終身，卒無事。

彭定求鋸樓柱

乾隆時，彭定求家中建樓，已立柱矣，有友過訪，述堪輿家言，謂樓太高，固無礙於本宅，第未免有礙鄰家耳。彭曰：「此甚易，將柱鋸去尺許，即無礙。」友曰：「公自築樓，當自謀安適，何必為鄰計？」彭曰：「樓稍卑，儘可安居，何必妨及鄰家。」竟鋸去之。

劉綸被人呼名

乾隆時，常州某太守頗鋒厲，一日，呵殿出門，聞途人有直呼其名者，大怒，飭役鎖拏，絏之回署，繫於獄。時武進劉繩庵相國綸方讀《禮》家居，微聞其事，適太守往謁之，坐定，語之曰：「此地愚民不諳體制，我有時外出，人皆呼我為劉綸也，亦聽之耳。」太守爽然，回署立釋之。

劉賓門罷潘姓輸魚

漁家多畜鸕鶿以捕魚，湘潭潘某，明末時，官武弁，隸統兵官同邑劉髦兩部下。一日，犯令當誅，劉惜其勇，曲宥之。後戰死，子孫以漁為業，然皆感劉恩，每年開網，凡三日內所得魚，悉以輸劉。乾隆朝，劉族益繁，潘仍照常供應不稍衰也。至劉之五世孫賓門太史時，始罷其饋以全祖德。

姚立德協守東昌之鎮靜

乾隆甲午，山東王倫之亂，姚立德方官河督，值東撫徐績勦匪不克，退駐東昌府城，姚與之協籌守禦。府東門外人煙輻輳，為南北往來水衝，匪傳檄某日攻城。先一夕，東廂火起，徐疑匪至，登城，促令放礮。姚曰：「事未得實，萬有一誤，則城外生靈塗炭，民心惶變，恐失城不待賊至矣。」相持不已。徐欲手自然火，姚從後掣其肘。未幾，報至，則民居失火，非匪也。徐揖謝姚，姚曰：「君志在急滅賊，不暇思耳。」人服其雅量。

雷翠庭怨茶遲至

寧化雷翠庭副憲鉉立朝謇諤，貞介絕塵，其雅量亦不可及。家居時，客至，三呼從人捧茶來，未應，雷怡然。或問之，曰：「若輩在吾家，廩給薄，自懈於趨承耳。」

某方伯有一字師

乾隆時，某方伯蒞浙，見文牘有「驚子臺」三字，投牘於地曰：「此明明是臺字，何得誤讀為門耶？」一吏從容拾牘，援《大雅?驚覺》之說以進曰：「舊注臺音門，謂水流峽中，兩峰如門也。」方伯憮然曰：「微子，幾誤乃公事！子即吾一字師也。」

吳穀人任人負桌

錢塘吳穀人祭酒錫麒，乾隆乙未通籍，時其家適以中元延僧放箒口，事畢，僕攜雜物進內，有供寒林大士之半桌尚置門外，偷兒乘間竊負而去。僕出求桌，不得，詢諸人。吳方默坐廳事，應曰：「適見一人負去矣。」僕曰：「何不呼？」吳曰：「其人已負去，呼之，奈若人何？」

沈文愨購物不論價

長洲沈文愨公德潛官至禮部尚書，以詩受知高宗。少時家貧，不蓄僮僕，晨必攜一筐，自購物於市。售者索值若干，悉照給，不稍與爭。久之，市人知其寬厚，亦無有敢欺之者。

董文敏不念舊惡

上元董文敏公教曾以乾隆丁未通籍，當未第時，貧甚，舉拔貢，入都朝考，徒步襤被，自負而往。至邗上，遇一舟，時尚熱，力憊，求附載。榜人為請於艙中客，許之。董坐舵旁，朝夕朗誦不輟。榜人私語艙中為巨紳某公子兄弟甲乙赴京應試者，勿相擾。董讀如故。艙中客方以飲酒度曲為樂，果厭之。兩少年出，呵問：「爾何人？」具述姓名，並言將應試，遽嗤之曰：「爾寒乞如是，亦欲赴試求名耶？」狎客等從而和之。董不能堪，負氣奔岸，又走數百里，勉賃小車抵都，朝考列二等，授小京官。旋鄉會試聯捷，中探花，授職編修，數年京察，由監司洊擢四川布政使。某公子甲方以貳尹同官一省，憶及前事，不自安，謀引退。董聞之，召之入見，好言慰之。詢其弟乙，則已死，乃笑語之曰：「韓信不讎胯下之辱，余豈不逮古人，勿以往事介懷也。」此事嘗於為閩督時自述以戒人，且云：「當時以負重徒步遠行，至今左膊逢陰雨時輒酸痛也。」

董文恭有竊珠奴

富陽董文恭公誥，未冠成進士，入直樞府幾四□年。和坤當軸，謙沖自居，不為用。仁宗親政，寵眷日隆，終身無過，時人賢之。嘗有上賜朝珠，價值數萬，一旦失之，絕不介意，但責有司捕治。後知為奴所盜，因訓之曰：「余待汝甚厚，何得為此不肖事？使余逐汝，終身無倚矣。」仍令服役。奴感終身，及董薨，以身殉。

黃南薰以屋地假人

嘉慶甲子，嘉善大水，米價驟騰，縣官令行平糶。時眾多避匿，黃南薰封翁凱鈞獨以身倡，大暑烈日，持蓋步行，按戶之上下，定米之多寡，罔有漏失，全活甚夥。嘗以屋旁隙地假人，其後久假不歸，且加辱焉，南薰笑置不問。又買鄰人之屋，而其屋已先出賃為商店，慮其他徙失利，券垂成，毀之。

李翁調金鎔有耗

烏程新市鎮李翁饒於資，將嫁女，出赤余數斤，召匠製奩具。製畢，權之，幾少其□之二，舉室大譁，謂匠竊金，議欲褫其衣而搜之。匠初亦曉曉置辨，已而面赤不發一言。適翁自升至，笑曰：「金就鎔，豈無耗。」以好言慰匠，遣之。匠歸，其夕即死。蓋匠實竊金，每夕必攜少許歸。是日亦藏少許於身，聞將搜之，亟納於口，而不圖爭辨時誤吞之也。設非翁置而不校，則匠死於翁家，而其家且執以興訟矣。

徐華亭自引咎

徐華亭督學浙江，生員某文中有「顏苦孔之卓」句，華亭批其語曰「杜撰」，置之三等。洎發落日，生員乃面陳曰：「顏苦孔之卓，出自揚子《太玄經》，非生員杜撰也。」華亭即起立曰：「本部院以僥倖太早，未讀古書，予之過也。」即改為前列，俾附一等末。

蔡西齋承認為老頭兒

蔡西齋，名鴻業，道光庚寅，以奉諱罷官。家居之暇，輒荷衣簞笠，徒步田野，與二三老農課晴雨，話桑麻，人不知其為二品貴官也。某撫遣使送贖，使叩門，遇一老人方薙草，因呼之曰「老頭兒」，輒應之。問以蔡大人第宅所在，老人指點之。及請見，則大人即薙草之老人也。使叩頭請罪，笑掖之起，厚犒而去。

李復軒予偷兒以錢

有偷兒潛匿李復軒家中堂之長案下，復軒見之，不明言，與其婦歸佩珊在堂中吟詩，迭相賡和。夜半，復軒令偷兒出，邀之食粥。偷兒大駭，叩頭不已。復軒給以錢二百文，戒之曰：「此後當為好人。」偷兒感之，後遂改行。

某封翁呼樹上君子

某封翁富而好德，某歲除夕，出廳事蒞家讎，二婢執燭前導，過中庭，翁仰見樹杪有人，即止不進，告二婢曰：「汝等留燭於亭，吾願留此獨酌，速移樽至。」既，翁屏退家人，仰樹呼曰：「樹上君子，此間已無外人，盍下，且暢飲耶！」樹上人聞之，戰栗幾墜。翁曰：「毋恐，老夫豈忍執人者。」其人乃下，叩首稱死罪。翁視之，鄰人也，相將入亭，先酌之三杯，曰：「汝所需若干？」鄰人泣告曰：「小人有母，週年荒，無以卒歲，素諗翁家富有，故行此不肖事。今既不罪，尚敢他望耶？」言已，聲酸嘶。翁曰：「不能周濟鄰居，以至為非，老夫之過也。今酒殺尚溫，汝其飽餐，當以三□金畀汝。卒歲之餘，小作貿易，可度日矣。勿再為此。他人不汝怨也，且陷老母於不義。一成為盜，沒齒不能掩蓋，其奈何！」食已，乃予銀，並布裹食物，送之牆下，曰：「歸遺爾母。汝仍出此，勿使我家人知之，余亦終勿告人也。」鄰人俟母卒，棄家為僧，苦志虔修，為西湖靈隱寺方丈。聞翁死，千里赴喪，哭不成聲，且自言其事。

王定九不怒批頰

王定九相國嘗家居，偶出遊，至弄堂，私焉。無賴子不知其為相國也，批其頰，相國一笑置之。

陳碩士靜退

陳碩士侍郎夙家素封，以諸父仕宦，中落。侍郎自御史回翰林院原衙門，貧益甚。人勸其出遊，陳曰：「吾近臣矣，又為人客，奈何！」一日，有貨於友人，至則弈棋賦詩，盡日暮，忘所事而返。後驟遷至閣學，宣宗諭之曰：「汝非有保舉人，朕知汝靜退有操守，故進汝官。」

湯文端償菜值

蕭山湯文端公金釧在京日，乘車過京師宣武門大街，有賣菜翁弛檐坐，前驅誤觸之，菜傾於地。翁不知為文端也，掙其僕下，冒且毆，欲索菜值。文端啟簾笑曰：「值幾何耶？我償爾。」翁言錢一貫，僕曰：「此數文耳，何許也！」翁怒曰：「即一文，誰使觸我？」復欲鬥。乃笑止之，且曰：「取錢我家，如何？」翁不肯，曰：「子無良，將愚我至家送我也。償則此地償耳。」文端為之窘。適南城兵馬司指揮至，起居已，稟曰：「此小人，卑職帶回重懲可也。」翁始懼，叩首乞哀。文端謂指揮曰：「無庸，假貫錢足矣。」指揮請自給，翁不許，乃如數攜至。文端面予翁，翁殷竦謝，固予之，乃叩首去。文端停轡，故與指揮言許久，意翁行已否，乃別指揮，叱馭去。

琦善曲成二令

琦善性豪爽，善判決，聲如洪鐘，奏對輒稱旨。三□歲，督某省，一日，有試用令二人報謁，一截取，一大挑，老名士也，皆寒素。初見時，猶服便章，外飾補褂而已。投刺，不候傳呼，直趨官廳，匡床對坐，論經史，侃侃有聲。內巡捕官惡其荒唐，欲屏去。琦在牖後竊聽其言論，嘉賞之，戒勿聲。琦出，二令不知琦之年少也，坐微起，曰：「我輩謁見大人，候之久矣，煩後生為我請之。」琦微笑曰：「二位老先生請坐，我即琦某也。」二令急下拜，起而詢曰：「大人好福命，如此英年，卑職方在塾中讀書，大人已京外天子矣。是何出身？敢問貴科。」琦笑而不答。琦，滿人，襲其先世侯爵官階，不由科名，故未壯而居高位，二令不知也。然琦雖世祿之子，而雅重斯文，以延攬英豪自命，二人負重名，故優容之。督甘時，甫抵任，連劾司道以下數□人，其鋒鏘可知。

越數日，傳二令人，各以女公子受讀。二人請曰：「卑職在家半生教書，今一行作吏，復膺此任，不猶然故我耶？」琦曰：「候缺無期，姑喫無錢飯耳。」二令稱善。逾時，請缺，琦曰：「易耳。」蓋琦知其無吏才，授以州縣，必一蹶不振，預為改教，得食讀書之報以娛老也。又恐往返道途，艱於費斧，故辟為教讀。及部文轉出，以示二令曰：「兩先生缺在是矣。」二令愕然。乃各與一薦書，金五百，而歸掌教書院，在籍候選。

林文忠制怒

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性卞急，撫蘇日，嘗手書匾額於聽事之堂，曰「制一怒字」。久之，人亦服其有雅量矣。

林文忠怡然就道

道光辛丑，林文忠戍伊犁時，王定九相國以其詳悉水利，特請留辦河工。未幾，即合龍。一日，王宴客，文忠與焉，忽傳旨到，使者謂於合龍日開讀。明日啟讀，則曰：「林則徐於合龍後，著仍往伊犁。」王大駭。文忠自若，即日怡然就道。既至伊犁，將軍某固夙器文忠者，問之曰：「君欲遠乎，欲近乎？」文忠曰：「願遠。」乃遂批發極遠之所。

陸韻梅夫人仁恕

吳縣潘申甫侍郎曾瑩，為嘉慶朝大學士文恭公世恩仲子，學有根柢，尤長於史學。畫以青藤、白陽為宗，書則初學吳興，晚學襄陽，尤得其神髓。淑配陸夫人，名韻梅，字琇卿，亦知書，工書畫。同時女史汪小韞端鑄小印以贈，文曰「潘江陸海」。夫人性仁恕，每大雨初霽，聞門前有賣瓜果者，曰：「天涼如此，孰購之？徒積其肩耳。」命盡買之。一日，婢不慎，偶布兩甌墮地，一碎一否，顧諸子曰：「汝曹識之，薄者破，厚者完也。」

萬文敏犯而不校

萬文敏公官尚書時，自起宅第，高其閤閣。其對門有旗人某，所居殊卑隘，惑於風水之說，嫉萬宅軒峻，勢若憑陵已也，日必置於其門。公子輩欲與校，文敏則設几門內而坐鎮焉，論閤宅人等毋許出外與人爭。久之，置益肆，語侵及所生，公子曰：「至是寧尚可忍乎？」文敏曰：「彼所冒者若而我，我非若而我，則彼非冒我也，不可忍之有！」公子輩聞之釋然。

官文恭不以細故介懷

官文恭公文之督兩湖也，胡文忠公林翼為巡撫，胡心輕之，事多徑行，不與商榷。官所用人，輒為胡所劾，登之白簡。幕僚皆不平，請之官，將劾胡所用者以報之，官力持不可。

胡軍於外，以軍械不繼，遣弁持令箭至督署坐索，幕客皆怒曰：「彼無禮至此，公即不怒，我輩在此亦覺無顏。」為草一疏，請其入奏。官曉之曰：「諸君若提一軍而禦寇，能如胡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我即出而勦寇，能如胡乎？」曰：「亦似不能。」曰：「我輩之才皆不及胡，而胡身歷行間，獨任其勞，我輩安享其逸，所愧多矣。且此間大僚惟我與胡，我無胡不能禦敵，胡無我不能籌餉，若以細故介懷，國事將誰任之？諸君休矣。」後胡聞之，深悔所為，躬詣請罪，官乃與之約為異姓兄弟焉。

胡文忠不欲置人危地

胡文忠嘗病，飲王遠仲藥而愈。已而治兵黃州，時軍事方急，前病復發，或勸復迎王，文忠曰：「安可因己求生，置人危地！」

張秀才不怒鄰人殺子

張秀才，壽州人也，性任俠，重義氣，好交當世奇士。壽俗尚武，比戶蓄兵器。鄰人有市烏鎗歸者，夜試之宅旁，猝聞號聲，急往視之，有死者，則秀才子也。鄰人懼，曰：「殺他人子且不可，況殺張秀才子乎！」乃率家人環踞秀才門，泣訴其故，且曰：「惟君所欲為。」秀才曰：「子豈敢故殺吾子哉，是吾子命當絕也。且安知非我不德，天之降罰，殺吾子以報吾耶？」命具棺殮之，無他語。秀才時已年五□矣，鄰人思有以報其德，求女以進，秀才不可，強而後受之，生二子。

曾文正大度

曾文正未達時，嘗肄業長沙嶽麓書院，與某生同居。某性褊躁，其書案距窗可數尺，文正因置案窗前以取光，某怒曰：「吾案頭之光全自窗中射入，今為汝遮，則減吾讀書之光矣。」文正曰：「然則令我置之何處？」某指牀側曰：「可置此。」文正亦如其言。中夜讀書，某又怒曰：「平日不讀書，此時乃聒噪如此！」為之低聲潛誦。後居軍中，從居坐鎮，綽有雅歌投壺氣概，日必圍棋一局以養心，前敵交綏，或逢小挫，亦無太息咨嗟之狀。

曾文正毫無芥蒂

新寧劉武慎公長佑以拔貢生入都朝考，時曾文正已貴，有閱卷大臣之望，索武慎楷書，欲預識其字體，固不與。其後為直隸總督，捻勢方熾，文正主分堵，武慎主合剿，草疏將上之，或曰：「如曾公意不同何？」武慎曰：「顧事理何如耳，他何足恤！」文正見其疏，甚以為然。武慎知之，乃語幕客曰：「濂翁於此乃毫無芥蒂，良由做過聖賢工夫來也。」

德宗諭慰馮子材

馮萃亭少保子材初從粵寇，及歸誠，隸准北大營，立功至專閩。光緒乙亥，叛將李揚材作亂越南，犯粵、桂，大府奏派少保統諸軍出關督剿，大破賊，揚材授首，凱旋入關。朝廷嘉其功，賞賚稠疊，賜物中有《平定粵匪方略》一種，其書於少保未歸誠前與官軍拒戰事不稍諱。少保讀而病之，乃專疏入奏，略謂「臣少年迫於飢寒，誤入賊中，桀犬吠堯，良非本心。自投誠後，二□年間，東南兵事無役不從，所冀少贖前愆，附驥於忠義之林。今恭讀方略，於臣前事詳載靡遺，史官職在徵信，自應據事直書，但微臣伏讀之下，輒覺媿汗，無以為人。可否仰懇天恩，念臣積勞，泯其往事。命史官凡遇馮子材字樣，均於材字增一筆，改為林字，則感激之忱益無紀極」云云。時孝欽后垂簾聽政，念其新立大功，且武人不識掌故，僅降旨申斥，以溫諭解之。

李文忠與戈登交歡

李文忠平吳之役，多斬降人，洋將戈登諫之不納，由是欲得而甘心。或告文忠，且為畫策，文忠歎曰：「吾自不德，致啟怨尤。外人仇爽，宜有此英風俠骨，聽之可也。然吾亦不懼。」戈聞其言，隱然折服。後文忠開府畿疆，戈以事往謁，仍歡然道故，不稍介懷。

李文忠舉手謝過

李文忠居要津久，僚屬咸仰其鼻息，政躬勞勩過甚，自不免有倨傲侮慢之處，然有面折其過者，則亦深自引咎。某令進謁，行半跪禮，文忠仰天拈髭，若未之見者。既坐定，問何事來見，對曰：「聞中堂政躬弗豫，特來省疾。」曰：「無之，或外間傳訛耳。」曰：「否，以卑職所見，中堂或患目疾也。」笑曰：「是益謬妄。」曰：「卑職方向中堂請安，中堂未見，恐目疾深，中堂反不自覺耳。」文忠為之舉手謝過。

李文忠胸中一段春

李文忠嘗於簽押房揭一自手書之楹帖云：「受盡天下百官氣，養就胸中一段春。」

衛榮光體貼寒士

衛靜瀾中丞榮光起家寒素，以翰林至中丞。嘗巡撫浙江，逢書院課時，必檄派進士出身之屬員五六人，於一二日內盡閱試卷，三日揭曉。嘗語所屬曰：「我未達時，曾往鄉間課蒙，離城□餘里，每試必不憚跋涉，親候榜示。寒士苦況，大略相同，其候榜之心，必皆以先睹為快也。」

俞小甫謹謝不敏

吳縣俞小甫，名廷瑛，工詩詞，尤善駢文。於咸、同間從軍浙江，得一官，旋以通判需次，久充軍需局文案。性淡泊，落拓無威儀，同僚輒藐之。一日，候補同知胡因明過其齋，出壽文稿示之，曰：「此大作也，何不通至是？」則俞所為浙撫衛榮光之壽序也。俞視之，評抹滿紙，皆門外漢語，但唯唯而已。越日，胡復讒之於軍需局總辦，總辦以告俞，俞謹謝不敏，無他言。

陶善之怨輕薄少年

陶善之嘗撰聯以自壽，揭之堂楹，聯云：「排排坐，喫果果，童子六七人，從吾所好；欣欣然，鬪蟲蟲，彭祖八百歲，視我猶孩。」善之，上元人，為光緒初壽榜副貢。年八□餘，日以尋樂為事，每出游，白鬚朱履，輕薄少年或戲之，輒一笑而去，不以為忤也。

劉襄勤容袁袁齡之慙

湘鄉劉襄勤公錦棠嘗撫新疆，每食必與幕友偕，欲辦一事，往往自挾文牘，就友商榷。諸友擬稿，有應增損之處，亦必面言其所以然，情款密而語開爽。有袁袁齡者，以襄勤言某事將出奏，乃曰：「此公職所應為者，何必入告？」襄勤曰：「如此名可達天聰耳。」袁曰：「吾嚮以公為貪，觀此益信。」復顧他友曰：「凡貪者，不必愛錢也，即好名亦謂之貪。」他友有初來者，竊議袁之慙，然襄勤竟受之不拂也。

周百純自謂得橫覽形勝

光緒間，杭有張子虞者，名預，久客李文忠幕，後官翰林院編修，提學湖南。其父名道，隱士也，與里人周百純為道義交。百純有文譽，以貧老，赴湘訪預，冀其介紹於人，得館穀也。托辭拒之。越日，賈杭州土宜以往，預受之而仍不延見，且不答謁。百純乃作書與之，三月不報，百純困逆旅中，窘甚，乃質衣物以歸。或問之，則曰：「張雖拒我，然若不受我土宜，則纍纍者將攜之以返，不更累乎？且此行也，泝大江，涉洞庭，得橫覽形勝，謂非張君之賜而何？」

張文襄躁釋矜平

張文襄晚年躁釋矜平，有猶子捷南宮，一日，開賀，賓客紛集，席半，各贈以硃卷一冊，多有故作諛詞以贊歎者。座客黃紹第，文章經濟卓絕海內，且讀且嘗，未終幅，裂而碎之，擲於地。文襄惶恐，逡巡入。次日語人曰：「黃君所評，誠不謬也。」文襄在鄂時提倡興學，某年，某校行畢業禮，官吏、教員、學生畢集。時番禺梁星海廉訪鼎方充兩湖書院監督，特製長篇頌詞，道敷盛美，令畢業生劉某朗誦之，環面肅聽者數百人。誦甫畢，忽有狂生某應聲續曰：「嗚呼哀哉，尚饗！」聞者莫不駭笑，群集視於發聲之一隅。頃之，亟斂笑收視，肅立如初。梁艷然變色者久之，文襄夷然自若，若充耳不聞者，亦未嘗旁瞬也。

王文勤楷書蹈字

光緒中，剛毅與王文勤公文詔同官樞密，一日，剛於擬諭旁自增「毋蹈積習」四字，以授文勤，而書「蹈」為「跌」。文勤見之，乃取硃筆密點「跌」字四圍，復以恭楷書一「蹈」字於旁，始終未變辭色。

譚復堂怨醉人

仁和譚復堂司馬獻，性和藹，粹然儒者之容。光緒中葉，補含山縣，不赴官，告歸。時俞小甫通守方待次杭州，與之結文字交，甚投契，常相過從。一日，偕游西湖，小飲於樓外樓。隔座有三少年，亦杭人，方劇談，蓋臧否鄉邦人物也。酒酣，僉有醉意，縱論至於譚，評隲其所選刊之《篋中詞》，多讒言。俞聞之不平，語譚曰：「此亦蚍蜉撼大樹也。」譚曰：「人孰能無過，苦不自知，若輩所言，或不盡誣。且僕年逾五□，亦幸尚能知非耳。矧彼為醉人，聽彼言之，庸何傷！」

何梓汀怨醉人

汲縣何梓汀太守棧嘗需次山左，書生本色，落落無威儀，恆步行於市，不以僕隨，人不知其為官僚也。一日，獨游大明湖，晚歸，將至寓矣，誤觸醉漢，醉漢詈曰：「咱老子出門，孰不讓道？爾何人斯，速去休！」時何之僕適自市購物歸，經其地，聞而責之曰：「此某大人也，乃受汝謾罵耶？」醉漢猶喋喋不已。僕大怒，欲毆之，何亟止之曰：「慎勿爾。王道坦坦，大公無私，彼自不審斯義耳，況又為醉後之失德耶。且人類平等，又何必以我之官嚇之？速行，吾腹餒，將歸而進餐也。」

張文達言吾未審

長沙張文達公百熙愛才如命，顧獨不喜面諛。某為張所重，思見好於張。會張之妾有疾，某設香案祈禱於寓中，張聞之曰：「吾愛其才，吾未審。」言至此遽止。自是雖貌重之，不若鄉者之殷摯矣。

張文達令門生自愛

贛人某甲，以窶人子受張文達識拔，得官部曹，飲食教誨，無所不至。甲數負張，而張卒涵容之。光緒甲辰，某乙至京師，初謁張，即誨之曰：「若年少，同門如某者，勿與親洽。」乙唯唯。意謂已屏諸門外矣，而張資贍其妻子如故也。厥後甲假張名以行詐偽，張知之，召至，贈以四百金，溫語之曰：「行矣自愛，長安居大不易也。」

陸太淑人怨婢覆羹

仁和陸太淑人玉珍，為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繼室，生子珂、女琳，性仁慈嚴正。家蓄二婢，曰來喜，曰來慶，衣食必周，偶有疾病，恆使就醫，燈下則教其識字，與講大意，有過失，訶斥之而已，不鞭撻也。一日，將午膳，來喜進羹，偶不慎，傾其碗，碗碎，羹污太淑人手及衣。羹至熱，手痛衣污，來喜懼遭譴而泣，太淑人夷然曰：「衣不足惜，固可浣也，手痛亦俄頃耳。碗之碎，更何足道。臺灣，我疆土也，今且割畀日本矣，遑論其他！況汝亦無心之過乎。」語已，猶極力撫慰之，不責也。珂之師俞小甫通守聞之，乃語珂曰：「太淑人之雅量，誠巾幗中所罕見者。且待婢若此，是直為貧民教養子女耳，使比戶皆然，亦社會教育普及之一端也，更何必申蓄婢之禁哉！」

葉逋梅遇盜不驚

昆明葉逋梅與南海周俊叔同旅濟南，皆諸侯賓客也。光緒甲辰，相將赴曹州，將至矣，俊叔車在前，逋梅躡其後，方手書披覽，猝有盜至。俊叔蹙伏車中，戰栗無人色。逋梅從容下車，語盜曰：「吾輩皆窮書生，無珍物，苟不棄者，任取之，不汝怨也。且工業不興，若輩無以為生，亦奚咎！第勿攫吾書可耳。」乃植立道左，觀書如故。盜搜篋，取所攜旅費而去。